

林倩苇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德〕西格弗里德·伦茨 著

Siegfried Lenz

我的 小村

如此多情

So zärtlich war
Suleyken



林倩著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德〕西格弗里德·伦茨著

Siegfried Lenz

我的
小村
So zärtlich war
Suleyken

如此多情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小村如此多情 / (德)伦茨(Lenz, S.)著;林
情苇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8
ISBN 978-7-305-06812-6

I. ①我… II. ①伦… ②林… III. ①中篇小说—德
国—现代 IV. ①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43878 号

Siegfried Lenz

So zärtlich war Suleyken

Copyright © 1955 by Hoffmann und Campe Verlag, Hamburg, German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0 by NJUP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0-2008-208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出 版 人 左 健

书 名 我的小村如此多情

著 者 [德]西格弗里德·伦茨

译 者 林情苇

策划编辑 蔚 蓝

责任编辑 李 亭

装帧设计 友 雅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32 印张 6.5 字数 100 千

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06812-6

定 价 25.00 元

发行热线 025-83594756

电子邮箱 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com(市场部)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导读】

用幽默书写家乡

林倩苇

谈起德国作家西格弗里德·伦茨(Siegfried Lenz, 1926~),读者马上想起他特有的“对抗邪恶与不公正”的形象。一九六八年出版的《德语课》(*Deutschstunde*),被公认为他的代表作。该书属于德国“战后文学”的经典小说,书中通过一个青少年的眼光回顾自己的故事、父执辈的过往,以及社会国家的历史,写实地揭露并批判纳粹德国社会的心态,在当时德国的文学界造成轰动。

除了《德语课》之外,伦茨的其他作品也赋予他高度的正义形象,例如他出版于一九六〇年的作品《灯塔船》(*Das Feuerschiff*),以及他的后期作品——二〇〇三年出版的小说《失物招领处》(*Das Fundbüro*)。前者叙述一艘灯塔船的船长在值勤时救起一名犯案在逃者,让自己和随他出海的儿子陷入生存危机,最后船长以智慧和牺牲自我的勇气制伏恶

人,此书强调面对邪恶不得缄默。而后者在“量”方面虽不如《德语课》般厚重,然而书中认真严肃的主题却依旧如当年。因为随着两德统一、世界经济的全球化,以及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德国境内形成一股新纳粹热潮,这让一向关心历史、倡导文学该为道德服务的伦茨再度严肃出击,在此他以讽喻的方式,借由人们不该遗忘却又遗失在火车上的物品,提醒读者不应遗忘邪恶的过去。

当大家惯于把伦茨封为“对抗邪恶与不公正”的小说家,强调他的高度正义感和道德形象时,他的另一部作品《我的小村如此多情》(*So zärtlich war Suleyken*)却会让读者感觉到,我们似乎遗忘或忽略了这位爱好正义的作家也有幽默的笔触。一位优秀的作家就如一位能接受多种类型剧作考验的好演员,可以用严肃的笔调书写人类的历史过程,也能用简单的幽默描绘真实生活的忧喜。而毫无疑问的,伦茨正是这样一位优秀的作家。

与伦茨结识多年的德国重量级书评家马塞尔·莱希·拉尼奇(Marcel Reich Ranicki)曾经这么说:“没有人希望被人在背后议论自己没有幽默感,然而也没有任何德国作家希望自己被视为幽默作家。”谁若让读者发笑,他必然立刻被贴上标签,人们会怀疑他对文学怀有愤怒,怀疑他的滑稽背后是

讽刺，是愤世嫉俗，这对一位成功的严肃作者而言相当严重，然后——这也是伦茨所经历过的——他的声誉立即受到质疑。当时伦茨尚未出版《德语课》，文学地位尚未稳固，但是他对这种故意的挑衅从一开始便不予理会，难怪拉尼奇称誉他是一位“明智与平衡的作家”。

一九五五年首度出版的《我的小村如此多情》，自一九六〇年一月起由费雪(Fischer)出版社发行口袋书版本，并在一九八一年达到百万册的销售量，当年除了《少女安妮的日记》(*Das Tagebuch der Anne Frank*)之外，费雪出版社出版的书籍中尚无其他书能有如此傲人成就。这个事实令其他作家称羨，因为对他们而言，著作要能销售一万册，早已非易事，更遑论百万册。然而伦茨这本幽默的马祖里故事集，以及他的小说《德语课》，皆有百万以上的销售成绩。这听起来何等不易！

《我的小村如此多情》能有此成绩也并非无迹可循，这不仅因为学校一般德语课的阅读教材让学生笑开怀的机会过少，主要还应归功于德语教师。伦茨曾表示，许多教师们捎信给他，大大赞扬此书，宣称它非常适合作为代课教材！尽管这些马祖里的故事并非全是天真烂漫的，但借由它们，代课老师能在课堂中营造一股祥和的氛围，顺利愉快地完成任

务。这点大概是作者当初写作时始料未及的。

苏莱肯(Suleyken)是《我的小村如此多情》中小村的名称,大家对它都相当好奇。当您翻开地图,在东普鲁士的马祖里地区(即现今的波兰),不论如何细心寻觅,肯定找不到苏莱肯,因为它只是个虚构的地名。而这些小村的故事并非怀旧思慕曲,更没有彻底改造现实的企图。诚如伦茨所表明(他出生于东普鲁士的马祖里),这是对他的家乡所作的含蓄的爱意表白,除此以外并无其他严肃批判之意。

伦茨为《我的小村如此多情》写了二十个故事,文中所用的语言简单、活泼、不花俏,故事发生在谷仓、农家与小村酒馆等地方,故事的主角尽是居住于此处的平凡人物。随着第一个故事的展开,我们仿佛看到一名男子正坐在酒馆中的一张桌子旁,将他家乡的故事娓娓道来。他用一种特别的家乡话和口吻,叙述村子里的各式人物,比如那位到老年才开始学习阅读的老祖父等等。当我们惬意地一页页翻阅时,我们会觉得:这不是一部印刷品,因为这些故事与油墨印刷离得如此遥远,而其中的趣闻轶事又与我们如此贴近。我们并非在阅读,而是在听一个人、一个非常奇特的人讲话,他讲了一个又一个狡猾、带点诡计且别有用心的诙谐的故事,在讲述时,他同时还做了相当小的手势,扬起眼角,嘴边带着几乎让

人无法一眼识出的讽刺笑容：这位叙述者用他的叙述风格，以及他那马祖里的方言，参与到故事当中，他的脸部表情甚至成为故事的重点之一。

通过这位叙述者，读者优游于马祖里这个区域，强烈感受到它的地方特征与色彩，见识到这个奇特的社群，甚至他们的语言、服装与习俗，都跟德国其他地区如此不同。而在此，我们也看到作者伦茨惊人的叙述才华：他仿佛潜入乡亲父老的灵魂中，成为这些人物的发声筒，代替他们述说了这些他们亲身经历的事件。

当我们读着一个又一个故事的时候，会突然发觉：这名讲话的男子可能疯了。因为事实上并没有苏莱肯这个地方，而故事中的人物如嗜书如魔的祖父哈米卡·薛斯、习惯下命令的阿芮法姑妈、狡猾英俊的阿列克·普赫，或是以奇特方式表达爱意的华德玛尔·格力章等等，也都压根儿不存在。根本就没有这些马祖里人，也没有这个世界：它们都是童话。但这些童话并非不真实，它们看起来反而比现实世界来得真实。

《我的小村如此多情》是伦茨早期的作品，出版后所获得的评语褒贬不一。简单的故事题材与未经修饰的语言，着实让当年许多文学评论家摇头又皱眉。然而这并未改变它受

欢迎的事实,因为这本故事集除了以书的形式出现之外,它也和小说《德语课》一样受到电视公司的青睐而被拍成电视剧。布莱梅电台(Radio Bremen)在一九七二年将其中十三个故事搬上电视银幕,而前东德的电视公司更在一九七六年向布莱梅电台购买版权,在前东德地区播放此剧。一本书跨越了前西德和前东德两个国家(本书出版发行当年,德国尚未统一),同时掳获观众与读者的心,这再度证实《我的小村如此多情》的魅力,当然,还有伦茨的写作实力。

不管您是否来自马祖里,《我的小村如此多情》肯定会让您读了拍案叫绝又笑开怀,同时也让我们见识到这位一向强调正义、历史责任的作家另一种对家乡的多情与幽默。

目录

1	【导读】用幽默书写家乡
1	第一章 嗜书魔
11	第二章 库卡肯的轻步兵
23	第三章 玛那亚叔叔
31	第四章 复活节的圣桌
43	第五章 乌兹辛斯克的浴盆
51	第六章 愉快的葬礼
63	第七章 须苏米的大日子
71	第八章 坐在短羊皮雪橇里决斗
81	第九章 马戏团
91	第十章 愤怒的鞋匠
99	第十一章 捉公鸡的艺术
105	第十二章 小火车波普
117	第十三章 到欧雷兹科去旅行
123	第十四章 所谓的智能教育
133	第十五章 注射疫苗
141	第十六章 苹果树里面的人
151	第十七章 重要会议
161	第十八章 一则爱情故事
167	第十九章 预知未来的碗
177	第二十章 追捕
187	【后记】关于马祖里的私密

第一章

嗜书魔

我的祖父哈米卡·薛斯，他是个——我们说个嘛大概——七十一岁的公子爷。那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他正在学阅读。事情是这样的：华利拉将军突然来偷袭我们的村庄，他带领着士兵从罗奇特诺沼泽出发，一路打架，又偷又抢地来到马祖里^①，或者更确切地说，来到苏莱肯村，觊觎此地。他啊，见鬼了，越来越近，近到人们几乎可以闻得到他跟士兵们喝的那种劣质酒的味道。苏莱肯村的公鸡激动地四处乱跑，公牛扒着项圈，还有著名的苏莱肯羊也挤成了团。放眼望去，大家全跑来跑去，整个村子笼罩在各式各样的惶恐中——历史上这类事件不都如此？！

这时候啊，正如刚刚讲的，哈米卡·薛斯，我的祖父，正

^① 马祖里(Masuren)，位于今波兰北部，曾为德国领土。

无师自通地在学看书。他已经读了这个和那个。“这个”就是一本马祖里的旧日历，里面附了许多圣诞节食谱；而“那个”就是多年前一位贩卖牲畜的商人遗忘在苏莱肯村的笔记。哈米卡·薛斯把这些读了又读，看了又看，每每有新发现时，更拍起手来，发出独特、低沉的欢呼声，总之，他无比狂热地迷上了阅读。没错，哈米卡·薛斯非常沉迷，迷到了异常忘我的地步。他只听令于一位统治者，马祖里都管这名统治者叫“杂汤给饥泰”(Zatang Zitai)，意思就是“嗜书魔”，或讲得更明白点，“嗜书撒旦”。

苏莱肯村的所有人、所有动物都被吓得惊慌失措，只有哈米卡·薛斯，我的祖父，面对华利拉将军的威胁仍然无动于衷。就在他那巨大的食指滑过马祖里日历上的字里行间时，他的眼睛发亮，一字一字地念出声，手指还顺着字序移动，有如在临摹花环彩带，幸福地颤抖着。

正当他如此阅读的时候，一个瘦削的、明显受了惊吓的人进来了，这人名叫阿道夫·阿伯罗麦特，他这一生中唯一被人称道的，就只有那对粉红色的大耳朵。他带了一支特大号的猎枪，边挥动它边走到哈米卡·薛斯身旁，而且讲了以下这些话：

“哈米卡·薛斯，你最好先把你的研究搁一边去，否则，

依这情势看来，那个华利拉很容易就可以拿你来进行他的研究。到时候，我想你的下场可能会比这本书更狼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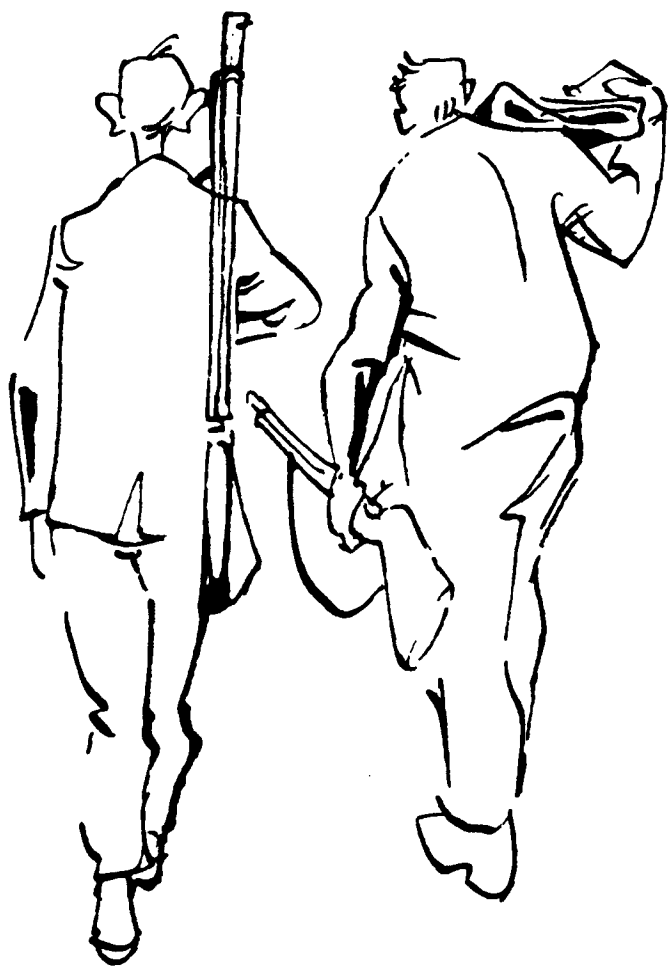
哈米卡·薛斯，我的祖父，先是讶异地望着他的客人，接着生起气来。他已经被阅读迷得神魂颠倒，因此一时间还无法答话。但随后等回过神来时，他就站起身，一边按摩自己的脚趾，一边这么说：

“阿道夫·阿伯罗麦特，我觉得连你好像不懂礼仪了。你怎么可以在我阅读的时候来打扰我！”

“还不是因为战争！”阿伯罗麦特说，“相信我，华利拉这个恶名昭彰的家伙一定是在沼泽里待得太无聊了。他正以最残暴的方式逼近这个村子。那个满身汗臭的酒鬼已经离我们相当近了，所以我们决定用我们的猎枪让他清醒过来。因此，哈米卡·薛斯，每支猎枪我们都需要，你的那支我们特别需要。”

“你这么说也没用，”哈米卡·薛斯说，“阿道夫·阿伯罗麦特啊，即使是战争，也不能拿来当做你无礼的借口。不过，这事情若真像你说的这么严重，那就把我的猎枪算进去吧，我会去的。”

于是哈米卡·薛斯亲吻他的书，把它放进一个隔火耐热的石壶里，接着拿起他的猎枪，并且背了一块巨大的熏肉在



背上，然后他们两人走出房子。路上有几匹聪明的苏莱肯白马，无人骑乘，奔驰而过，它们惊恐地睁着大大的眼睛；狗儿哀鸣，鸽子们惊慌地拍翅飞往北方——历史上这类不幸的情景不都如此？！

这两名带着武器的先生停下来等着，直到马路变得空空荡荡，然后阿道夫·阿伯罗麦特说：“战斗地点嘛，哈密卡·薛斯，已经确定了。朋友啊，我们会驻守在一间狩猎屋里，那屋子为以前贡修尔贵族的贡许先生所拥有，离这里约十四里路，就在华利拉必经的路上。”

“我没异议。”我的祖父说。

于是他们出发前往，路上几乎一言不发，直到抵达这栋坚固的狩猎屋。他们把狩猎屋布置成防卫站，然后吸着烟草站岗。他们坐在一扇木窗前，借着厚厚的方形木板作掩护，观察这条华利拉必经的泥泞路。他们就这样坐着——我们说个嘛大概——坐了八小时。这时，脑子里想着书的哈密卡·薛斯的脚趾开始冻得厉害，连按摩也没用，因此他站起来，四处张望，希望找个东西来生个小火。他四处推开东西，翻来翻去地查看，还顺便推落了一些东西。就在这番寻觅当中，他发现了——见鬼了——一本书，一本漂亮、轻便的小书。他的身体一阵哆嗦，内心发出极度喜悦的隆隆声。他匆匆地，

有如犯了毒瘾般，把猎枪靠在一张椅子上，冲过去拿起书，读了起来。脚趾因冰冻造成的疼痛，早就被他抛到九霄云外，在木窗前的阿道夫·阿伯罗麦特，以及来自沼泽的华利拉也被搁到一边去。站岗放哨的哈密卡·薛斯早已不存在。

这时，您一定想象得到，危险正尽可能地摆出令人讨厌的姿态：它越来越靠近。它化为华利拉将军及其助手的身形，正逐渐接近。他们啊，可以说是很高兴，循着这条他们必经之路而来。这个华利拉，噢，老天哪，他看起来就像是从沼泽来的，连胡子也没刮。这个人嘛，声音低沉沙哑，当然也没有像每个忠厚老实的人一样表现出恐惧。他跟他那些背着猎枪、醉醺醺的护卫们一路走来，而且，哼，人人都想得到他做了什么事——他把自己当成了斯克区里平的行政首长，他就是这么做的。而且，他连靴子也没穿，不过就是脚底裹着破布一路走来罢了，这个华利拉。

阿道夫·阿伯罗麦特，在木窗旁值岗，看见这群沼泽来的恶棍走近，于是扣上猎枪的扳机。“哈密卡·薛斯，”他叫着，“我已经瞄准那个撒旦了。”

而哈密卡·薛斯，大家想也知道，完全听不到他的叫喊。过了一会儿——在这期间华利拉可绝对没有留在原地不动——阿道夫·阿伯罗麦特又叫着：“哈密卡·薛斯，沼泽来